

# 恋 爱 机 器

（美）杰奎琳·苏珊 著



责任编辑 王 璞

## 恋爱机器

〔美〕杰奎琳·苏珊 著

---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重 庆 大 足 新 华 印 刷 厂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8.8125 字数406千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50,000册

IS BN 7—80542—179—X/1·44

---

定价：6.00元

# 第 二 部

玛 吉

## 第二十一章

他一回到纽约就积极开始工作。首先通知法律顾问处为安迪·帕里罗准备一份合同，将合同寄出时，附上一封邀请他来纽约电视新闻中心工作的信。同时把为玛吉买的美洲虎寄了出去，在礼品盒内塞了一张条子，简单地写着：“一份迟到的圣诞礼物——罗宾。”三天之后，安迪打来了电话，兴高采烈地接受了邀请。

“你来之后不会怀念那里的一切吧？”罗宾问。

“见鬼，有什么好怀念的。我和玛吉的事也到此为止了。”

“真遗憾。”

“没什么，这本来就是不该发生的事。她太复杂了，对我来说不合适。这会儿她正像个疯子一样在排戏。好莱坞有个代理人要赶来看她表演。我希望我的情人把我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尤金·奥尼尔。”

“好极了。我就把你安排在电视新闻中心。你还是和吉姆·波特搭档。现在你就可以开始参与我办的电视节目《天地之间》的录像工作，体会其中的内含。一个月以后，我让你单独试试。下个季度就争取移交给你，我又去筹办新节目。”

“我已经看过了你所有的录像带，正在潜心研究。只是不知道穿别人的鞋走路是不是很容易。”

“按你自己的路子走，人们会喜欢的。”

“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我会尽刀而为之的。”

仅仅一个星期，罗宾就处理光了因假期堆积起来的工作，按计划开始为《天地之间》拍另一盒录像。这天他坐在办公桌前看自己的日程表，发现当天下午是休息，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手稿。还在节前这份手稿就写好了，一直没来得及看第二遍，他想今晚带回家去仔仔细细地修改一下，暂时戒一段时间的伏特加。

他正要走，秘书挟着一个包裹进来了。他觉得有些蹊跷，签过字后就赶快拆开包裹。包裹外层是厚厚的牛皮纸，贴着一大堆邮票。拆到里层，他禁不住目瞪口呆，这正是他几天前送给玛吉的那只美洲虎。里面附有一张条子，他捡起来一看，只见上面用打字机打着：“我只收朋友的礼物。”

他将字条撕得粉碎，把美洲虎放进自己收藏私人物件的保险柜里。

他再也无心修改稿件，顺手把它塞进抽屉后，就离开办公室来到兰瑟酒吧。酒吧侍者卡曼极其热情地和他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你来了，斯通先生！老规矩？”

“来份双料的以庆贺我归来。”罗宾大声说。

他很快喝光了一杯又叫第二杯。这个夜晚将会和过去的某些夜晚一样，噩梦缠魂，醒来时大汗淋漓。想到此他不由得讨厌起夜晚来。最可恨的是他记不住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噩梦，出了些什么事情。西吉奥说他曾连续两个晚上乱喊乱叫，真可怕！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。玛吉退回礼物这件事使他心乱如麻，他根本没料到会是这样。如此说来是该去找找医生了，结束这可怕的梦境。他站起来，从柜台上取下电话号码簿，随手翻看着。他知道有个叫阿奇博尔德·戈尔德的精神病医生，挺有名气。呵，找到了，在这儿——公园大道

他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拿起话筒拨了号码。第二遍铃响过之后，戈尔德医生接了电话。

“我是罗宾·斯通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来见您。”

“公事还是私事？”

停顿。“公事吧。”

“请您六点钟再打电话来，我这儿有个病人。”

罗宾放下话筒回到座位上。又喝光一杯酒后，时针正好指六点，他又挂了电话。

“您好，医生。什么时候能见到您？”

他听见一阵翻纸的声音，明白这是医生在查预约本。

“我还有些业余时间，我有几个病人到南方过冬去了。你下星期一来怎么样？十点。我可以为您安排每星期三次的治疗。”

罗宾的笑声震撼着话筒。“我不想要什么疗程，一次就够了。我想和您谈个具体问题。到兰瑟酒吧来喝一杯怎样？我会付钱的，就像到你的诊室里谈一样。”

“恐怕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。”

“我喝酒时能谈得更清楚。”

“我在诊室里能听得更清楚。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你知道我的号码。如果你改变了主意还可以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今晚你最后一个病人是几点钟？”

“我最后一个病人已经来了。”

“这么说七点钟以后你就没事了。”

“我打算七点回家。”

“阿奇，如果你今晚答应见我，我马上就到你办公室来。”

戈尔德博士没有被罗宾那漫不经心的口气所迷惑。他明白像罗宾这样的人只要能打出电话就确实需要帮助。

“好吧，罗宾。七点整。你知道我的地址吗？”

“知道。还有点事，阿奇老伙计，如果你把我的事向你的朋友杰雷透露一个字，我要你的脑袋。”

“我从不议论自己的病人。假若你信不过我。就另请高明。我可以为你推荐。”

“用不着，伙计。我就找你。好，七点见”。

罗宾坐在戈尔德博士办公桌对面，整个事情在他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。他从未向任何人袒露过心扉，怎么会告诉这相貌平平，性情温和的陌生人呢？

戈尔德博士理解这种沉默，微笑着说：“有时候，对素不相识的人谈内心的秘密反倒更容易些。因此酒吧侍者才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精神病医生和酒吧侍者完全一样。我们呆在某个地方，你们想见我们时才来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根本不会见面。”

罗宾也笑了：“你打中了我的要害。好，事情其实很简单。有个姑娘。我不能把她从心里抹去，可我又不能征服她。这事有多怪。”

“当你说你不能占有她时，是不是意味着你不喜欢她？”

“不，我挺喜欢她，打心眼儿里喜欢。可我无法和她做

爱。”

“你试过啦？”

罗宾耸了耸肩：“在两个不同场合，我醉得神志不清时曾去找过她。从她的反映来看，我是个挺好的男人。”

“那是什么促使你说你无法和她做爱？”

罗宾点起一支烟又沉思着说：“头一次，我醒来时天已亮了，她早走了。我想起她的模样，她的姓名。只记得她的皮肤和头发都是棕色的，胸脯挺起。那个早晨我回忆的时候感到十分不安，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但又明确地感到自己说过一些不该说和不该做的事。命运仿佛在捉弄我，两年后我又碰上了那位女士。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很久我却丝毫没认出她来。当时她和我的一位朋友关系不错。我觉得她漂亮，是个好伙伴，又是朋友的情人。这样我也好相处。因为，正如我说过的，她和我不是同一个类型。我们几个人几乎夜夜都要相聚。我离开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又和他们一起出去喝酒。那个夜晚愉快极了，当然我又喝得酩酊大醉。我朋友醉得人事不醒。我就和这姑娘一起上了床。整个晚上我都没意识到是和她在一起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醒来，发现自己睡在她床上。我肯定使她万分满意。我醒来时她已在准备早餐了。”

“你的感觉如何？”医生问？”

罗宾打了个冷噤：“恐惧。就像你醒来时发现自己和一个小男孩，少年——这么说吧，和一个不该一起上床的人睡在一块儿。因为我确实喜欢她。就对她讲了实话。”他掐灭了烟头，“我很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感觉。她美得惊人，可我一想到和她做爱就恶心。”

“对她恶心？”



“不，只是对性，仿佛和她做爱是一种卑鄙的事，会沾污她。然而我爱她，爱她胜过任何一个姑娘，就是受不了和她做爱。”

“而你又想跟她一起上床。好，让我们这样说：你想把这问题解决，确立和她之间的关系。”

“你又错了，医生。我并不在乎能不能再次见到她，只是不想在自己头脑里留下阴影。姑娘确实很美——为什么我会有反常的感觉？这种事以前也曾发生过，通常都是在遇到棕色女人时，但彼此之间并无联系，而且那些姑娘都不像这位一样才华横溢，我也没有两次遇到同一个人。和玛吉之间的事是偶然发生的，碰巧我喝醉了。”

“碰巧？你喝了非同寻常的酒？你不习惯饮用的酒？”

“不是，是伏特加，我一贯喝伏特加。”

“你明白自己饮过头了吧？”

“大概是这样。”

“让我们回忆一下你头一次碰到姑娘的情形。两年前，你见到她时是不是已经醉了。”

“没有，当时我正在喝。”

“然后你就故意喝醉？”

“故意？”

戈尔德医生笑了：“看起来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你不是那种容易失去控制的人。”

罗宾陷入了沉思：“你是说我下意识地想占有这姑娘，于是故意喝醉，好和她做爱？”见医生没有回答，他摇摇头又说：“不符合情理。我平时并不和她这种姑娘在一起。我为什么要想和她做爱？无论是清醒还是糊涂，她都不是我这

个类型的人。”

“什么才是你那个类型？”

“苗条，金发，雪白而结实的身体。我喜欢金发的味儿，玛吉太性感，简直像丛林中的豹子？”

“你以前曾爱过什么人吗？”

他耸耸肩：“我身边随时有姑娘做伴，这倒是事实。不过，我很快能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及时脱身。阿奇，有些人依恋同性，有些迷恋异性。还有些人只渴望性生活，不一定需要爱情。以阿曼达为例。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，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有很深的友谊。然而，杰雷告诉我，说我深深地伤害了她。可我自己从未意识到。我不过是在她张开血盆大口想要吞下我时及时地结束了一切。我迫使自己逐渐冷淡下来，但从不伤害她。”

“你以前真的没有意识到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如果我去欧洲录像，没给她写信，我猜她一定知道我很快就会归来，重又属于她。一旦我回来了，就会迫不及待地享受她的爱。”

“而这一次，你说你已经知道自己伤害了另一个姑娘——玛吉。”

罗宾点点头。

“为什么你伤害阿曼达时一无所知，而对这个你并不真心喜爱的女士却感到万分痛苦呢？”

“我来这儿正是想弄清楚，阿奇。请告诉我吧。”

你母亲长得像什么样？”

“噢，天啦！别套弗洛伊德的观点了。我的童年幸福极了。基蒂是个金发美人，皮肤雪白——”他不由自主地闭上

了嘴。

“你父亲呢？”

“他是个性格开朗的男子汉，膀大腰圆，十分强壮。我还有个调皮的小妹妹。童年的一切都有条不紊。我们干嘛说这些，浪费时间。”

“对呀……父亲，母亲，妹妹，一切正常有益的关系。我们来查查可能存在的阴暗面吧。奶妈？教师？”

“我的启蒙老师是个驼背。奶妈……我肯定有过奶妈，但想不起来了。记得有些仆人，有个司机专门送我上学，丽莎出生时倒是有个保姆——一个灰头发的女人。”

“你和你妹妹之间有没有争宠的事？”

“见鬼！怎么会这样。我比她大得多，是她的保护人。她的样子就像是小基蒂，金发，白皮肤。”

“你长得像基蒂吗？”

罗宾皱了皱眉头：“我继承了她的蓝眼睛，又继承了父亲的黑头发，当然现在已开始变灰了。”

“再回忆一下丽莎出生以前的事吧。你还记得些什么？”

“幼儿园。”

“再往前呢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“你肯定能回忆起什么东西。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或多或少都有儿时的一些印象：一只猫，一个朋友，快乐或灾难。”

罗宾摇摇头。

戈尔德博士追问道：“一次谈话，一次祷告？”

罗宾弹了一下手指。“是的，有一件事，也许可以说成

是一次谈话。我记得的只有一句：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流泪的是婴儿，不是男子汉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我老是记得这句话，也相信它。坚信自己只要不流泪就能得到一切。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，有一点很明确，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，从那以后我从未流过泪？”

“你从不流泪？”

“我记忆中确实没有。”罗宾微微一笑，有时拍些伤心的片子，我也只是哽咽一下。而在个人生活中，我从不流泪。”

戈尔德博士看看表说：“差五分八点。你愿意下星期一再来吗？我每小时收费三十五元。”

罗宾脸上露出信不过的表情：“你大概是有神经病吧？我在这儿已快一个小时了，谈了使我遇到麻烦的那个姑娘。可我们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呀，你还要我再来？”

“罗宾，对童年发生的事丝毫没有记忆是不符合情理的。”

“五岁并不等于中年。”

“当然不，可你至少应该想得起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，除非——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你故意把心灵关闭起来。”

罗宾凑到戈尔德面前说：“阿奇，我向上帝发誓，我绝不会隐瞒什么。也许我的记忆力确实很糟糕——要不就是从未发生过值得我回忆的事。”

阿奇摇摇头：“一般说来，当人们遇到伤心事时，心灵深处自然而然就会留下疤痕。”

罗宾站起来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说：“医生，我住在一所花园似的房子里，有慈爱的父母和漂亮的小妹妹，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或许关键就在这儿。生活过于平淡，没有波浪。幼儿园头一次在我的生活里荡起涟漪——就是那驼背老师。说不定我的记忆是从那时候才真正开始。”

“谁对你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上幼儿园以前？”

“肯定是。别的小孩子在幼儿园哭哭啼啼，而我则不。他们都怕老师——那些可怜虫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阿奇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过，无论是谁，我都要谢谢他。我讨厌男子汉流泪，甚至看不惯女人和小孩哭泣。”

“罗宾，我想对你施行催眠术。”

“你疯了？听着，医生，我参加过战争，也砰砰地乱打过枪。我能回忆起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事，可我活过来了。我在这儿来是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而你的回答等于零。好啦，别想靠挖掘我的童年事逞能，什么两岁时因弄坏了玩具而挨了保姆的打呀，等等。也许有过这些事，也许她确实是黑头发，绿眼睛和大奶头，行了吧？”

“如果你想试试我的治疗方案，还可以再来。”

“谢谢。我认为最简单便宜的办法还是见到绿眼睛的姑娘就躲。”他说完走了出去，砰地一声关了门。戈尔德博士看了看记下的笔记，把它们放进文件夹里。他不会扔掉这些笔记的，罗宾·斯通肯定会回来。

罗宾瞥了一眼二月份的日程表，心想，新闻部门终于向

其它电视台提出了新的挑战，本周将是第二个回合。《天地之间》已拍到第二十五集。上周他给了安迪一个单独拍摄的机会，情况还不错。他仔细研究了飞碟出现时的各种情况，又提出了新的令人兴奋的角度，这个节目肯定会红极一时。

第二天他去见了丹顿·米勒，谈了自己想让安迪接手稿《天地之间》的打算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丹顿没有反对。

“不想表演了？”丹顿笑着问：“你那些崇拜狂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我打算一个月来一次特别新闻节目。”罗宾解释说：“选些别人都没想到的题目，深入研究，揭露奥秘。这是第一步。”他把飞碟的剧本交给丹顿，丹顿用心地读起来。

“看起来像是星期日特别节目，可能会抓住些年轻人，但不适合晚上播放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干脆在五、六月份试播一下，那时另一个连续节目正在重播。我们不为别的，就试一下，行吗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挤在四、五月的某个星期日下午。”

“星期天下午不太好。棒球比赛把观众都吸引过去了，这个节目不会引起轰动。不如放在黄昏更有保障。”

丹顿笑了：“如果你想组织人力搞科幻节目录像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不过在我的节目里排不上号。”

罗宾一言不发走过去抓起电话，对丹顿的秘书说：“请转告格利戈里·奥斯汀先生，就说罗宾·斯通和丹顿·米勒希望尽早和他谈谈。”

丹顿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，他马上控制住自己，强装笑容说：“这是下策，你不过是想去游说我的上司。”

“我不想老躲在你背后。”一时间，两人都无话可说。

电话铃响起时，仿佛一声惊雷在空中炸响，把两个各怀心思的人吓了一跳。丹顿拿起电话，秘书通知说，奥斯汀先生希望马上见到两位。

罗宾站了起来：“走吧，朋友。”

丹顿眯起眼睛，冷笑着说：“想把我逼入绝境。我倒想看看格利戈里对你吹牛皮作的反应。我敢断定，格利戈里绝不愿浪费时间来当什么裁判。就因为这，我才当上了电视台的总经理，我的话就是圣旨。你就是在自掘坟墓。”

罗宾向格利戈里讲解飞碟系列节目时，丹顿坐在一边一言不发。罗宾说完后，格利戈里回头对丹顿说：“看样子你反对这个计划。”

丹顿微微一笑说：“罗宾想从下个季度开始播放这个节目，初级阶段每个月播一次。”

格利戈里怀疑地看了下罗宾：“每月都有一次飞碟节目？”

罗宾大笑起来：“不，我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小时办类似生活杂志那样的节目。新闻，政治和其它内容，暂时的和永久性的题材都可以。不把目标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，只是选择专题，花一小时来论述，当然也不排除深入某个电视明星的生活，如克里斯蒂·莱恩。公众早就在互相打听他到底是个……”

听到莱恩的名字，格利戈里眼睛一亮，转身问丹顿：“我记得我们和克里斯蒂只签了下个季度的合同。是不是已经开始和他讨论长期合同的事？”

“已经在谈判了。他要求从四月底起重播他的节目，他好拿点酬金。他已答应了一些交易会，展览之类的活动，每

个晚上可以赚一万元，现在也还拍些现场直播的节目，这些我们都已制成录像带，以便重播。下个季度他可能会拍些录像带，他的地位毕竟已经很稳固了。克利夫·多恩曾说我们离他的要求太远了。他的要价和我们所能给的确实有差距。我们已同意给他涨工资。可他想自己办个公司，从我们这儿分裂出去。他还想对自己的录像带拥有版权，放过两遍之后再把它卖给那些自由电视台，赚点外快。这件事不大好办，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抓住他不放。”

秘书轻轻走进来说奥斯汀夫人来了电话。格利戈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到隔壁去接。”罗宾和丹顿看着他消失在办公室内间，都尴尬地沉默着。最后还是丹顿先开口说话。他侧过身子敲敲罗宾的膝盖，压低了嗓门：“听我说，朋友。你有机会窥视电视新闻内幕，这地方比你想像的复杂得多。要接受教训。你已经使格利戈里厌烦了，别再提你那个科幻节目。你是新闻部主任，我是联播公司总经理。我喜欢按个人意志行事，不想找搭档。”

罗宾忍不住笑起来：“说起来就像芝加哥的帮派战：你是南军，我是北军。”

“我两军兼有。你除了新闻就两手空空。我不是临行播音员，也不是小职员。电视是我的终身职业，我绝不允许别人插手。”

“我并不想挤进你的地盘。但我是新闻部主任，可以安排自己满意的节目。你得给我时间。要是你动辄就说不，那我——”

“你必须得到允许！记住，允许！下次如果我还说不行，你就不能再打电话找奥斯汀！”



罗宾坦然一笑：“好啊，总经理先生，只是别批准得太快了。”

格利戈里·奥斯汀回来了：“对不起，先生们。本来我从不让私人电话打断我的工作，不过现在，奥斯汀夫人是我最重要工作。”提到妻子时，他的脸上充满了柔情。随后他清了清喉咙，又恢复了公事公办的样子。“我对夫人谈了你关于飞碟专题节目的设想。她很感兴趣。没想到这个题目对女人还有这样大的吸引力。接着搞下去吧。丹顿，把首次播出夹在克里斯蒂的一个重播节目里，如果能引起轰动，我们再商量连续播放的事。”他看了丹顿一眼，又说：“我将协助克利夫·多恩和克里斯蒂商量续签合同的事。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”

丹顿站起来说：“暂时没有了。”

格利戈里等两人都走到门口，才假装刚想起来似地喊：“喂，罗宾，请等一下好吗？我还有个事想和你谈谈。”

丹顿离去了。罗宾舒服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格利戈里很快膘了一眼已关上的门，微笑着说：丹顿是个好人，很有抱负。当然我们都一样。我很欣赏你对那些专题节目的设想。从现在起，如果你有什么新闻节目以外的计划或考虑，请先到我这儿来。我会把它当作我的意见转达给他。这样就能避免在我们这个小圈子内引起不愉快。”

罗宾谦恭地一笑：“格利戈里我还嫩得很呢。”他敏锐地感觉到：“格利戈里把他留下来绝非只为了这个。”

“罗宾，啊，……”格利戈里突然变得羞涩起来——“我知道这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事，和工作没有任何关系，可我还是想知道，元月一日你做了些什么？”